

第一、「不記」者，先法已盡，後佛正出，若此大乘非是正法，何故世尊

初不記耶？譬如未來有異，世尊即記。此不記故，知是佛說。

我們上一次講到《成宗品》第二品，這一品的主要的內容是要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道理。

當然，這裡有一個背景，也就是說呢，在佛法當中，有部分佛弟子——主要是小乘的佛弟子與小乘的論師——認為「大乘非佛所說」。甚至也有些小乘論師，還撰寫論、著作來提倡「大乘非佛所說」這件事。

因此，這部論現在要弘揚大乘，首先在〈緣起品〉之後，就要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這樣的道理。我們上次有講，要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，簡略來說，可以從八個理由來加以證成。

「**第一、『不記』者**」。首先第一個理由，叫做「不記」。前面的偈頌，還有包括在解釋的一開始，有講成立大乘的八個原因，第一個叫「不記」。這「不記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底下就進一步說明。

「先法已盡，後佛正出，若此大乘非是正法，何故世尊初不記耶？」

「**先法已盡**」者，原先的法已經滅盡。也就是說，過去佛原先所宣說的正法，已經滅盡了。以現在釋迦佛的時代來說，在釋迦佛在此之前諸佛所宣說的正法，當然已經滅盡，已經不在這個世間當中流通了。

接著說「**後佛正出**」。「後佛」是指將來的佛、未來佛。以釋迦佛來講，**在**釋迦佛之後，最近的佛就是彌勒佛。但彌勒佛尚未出現在世間，只是即將出現、正要出現而已。因此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過去佛所宣說的教法已經滅盡，而未來的佛又尚未出世。

或者，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。「先法」也可以是指釋迦佛所宣說的法。釋迦佛所說的法，難道已經滅盡，不在世間流通了嗎？當然不是，而是說釋迦佛已經入滅了，因此就叫「先法已盡」。釋迦佛入滅了，但他的法還是在世間流通。而且，這個佛法還可以區分為正法、像法跟末法三個時期。那麼以本論的解釋者世親菩薩來說，他是出現在佛滅度之後的九百年，就相當釋迦佛的正法時期已經接近尾聲，所以稱為「**先法已盡**」，也可以這樣解釋。

因此，「**先法已盡，後佛正出**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：一是指過去佛所說的教法已經滅盡；二是指釋迦佛正法時期也即將走到盡頭了。

好，那麼重點就在這裡。

假設這個大乘並不是佛所說的**正法**——因為你們小乘的佛弟子不是都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嗎？（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小乘佛弟子都這樣主張，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此主張。）

那麼，現在就針對你們所說的這件事來討論。如果大乘不是正法，也就是說大乘非佛說，既然大乘不是正法，那麼為什麼世尊當年在世的時候，卻不預先授記這個事情呢？

這就是論中所提出的反詰：如果大乘不是正法，而是後來有人為了要毀壞正法而刻意杜撰的，那麼為什麼佛他在世的時候，沒有預先授記這件事情呢？

所謂「授記」，你可以理解為就是對未來將發生的事所做一種預言。既然你們主張「大乘非正法」，那麼世尊當初就應當先預言、先授記才對嘛！

接著論中說：「譬如未來有異，世尊即記。」

也就是說，在佛陀時代，只要未來會有某些重大的變化，世尊往往都會事先做授記、做預言。例如，佛曾經預言：「我將來入涅槃之後，我的正法會有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末法一萬年。」佛也曾經預言有關未來佛法在這個世間當中流通的事情，乃至說將來會有什麼樣的惡國王做出壞滅佛法、壞滅三寶的事情；或者預言我入涅槃之後，佛弟子之間因彼此見解不同而產生分裂等等。像這類關於佛教發展、正法興衰的重要事情，佛在世的時候都會預先授記。

因此，可以說凡是與有關正法、有關佛教發展的事情，只要將來有任何的變動，佛都會預先授記。

那同樣的道理：「此不記故，知是佛說。」

既然如此，如果大乘真的不是佛說，而是後來有心人為了壞滅佛法而杜撰的，那麼這件事對於佛法的發展、正法的流通是非常嚴重的事。照理說，佛就應當要先授記，要先給予預言才對。

當然，佛講這些未來之事，倒不是說要我們去防範。好比說佛講未來會有這個刀兵劫、瘟疫、饑荒等等這些事情，這些只是告訴我們未來世間的走向是如此而已。同樣地，有關正法未來的走向是如何如何，佛也會預先告訴我們。佛講這些未來之事，並不是說要我們去做一些準備、做一些防範，而是告訴我們未來會有這些事情發生。可是，佛陀卻不曾預言說：「我入滅之後，將來會有某些眾生為了毀壞佛法，而刻意杜撰一些經典，並稱之為大乘經。」佛並沒有做這樣的預言。

假設真的有這樣的事，而且還關係到整個佛法未來的發展，那麼這應當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，佛理應當會先預言才對。然而，實際上，佛在經當中不曾有這樣的預言，不曾有這樣的授記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推知大乘必定是佛所宣說的。正因為大乘是佛所說，大乘本來就是正法，所以就不需要針對「未來有人將杜撰大乘，以毀壞正法」這件事而做預言。

這就是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第一個原因。

又聖慈氏，以七種因，證大乘經真是佛說。

一、先不記故。若大乘經，佛滅度後，有餘為壞正法故說。何故世尊，非如當起諸可怖事，先預記別？

述曰：

謂小乘者說：「大乘經是壞正法者之所說故。」

若爾，何故世尊不預記別？如當有可怖事，皆先記別故，如「分十八部、滅正法」等。

《莊嚴論》言「一、不記」故，無「先」字也。《顯揚》同此。

應立量云：「諸大乘經若是壞正法者說，佛先應記（宗也）。汝說『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』等故（因也）。如正法滅事等（喻也）。」

餘可怖事，謂《正法滅經》說「瞻波羅國城邑，有諸比丘，滅我正法」可怖等事，又「分十八部」等。

此中應有不定過難：「諸小乘、外道後造諸《論》，雖佛不記，亦壞正法者說故。」

外道非「自法內」，小乘非「廣壞法者所說」，無不定失。

又諸大乘經，定非自法內廣壞正法者說，佛先不明記故，如《增一》等。

如小乘者造謗大乘論，佛雖不記，非廣壞正法者說，如疥癬故。

此下，和上《制惡見》等，一一皆有七個比量。

彼《論》中廣說：「諸小乘人云：『佛無功用捨，故不說。』」謂佛不作意觀，不記後有大乘者。

於彼復言：「佛有三因，何故不記！一、無功用智恆起現在前（即慧、天眼所見）。二、恆作正勤守護正法。三、知未來智無有障礙。如餘可怖事，何故不預記！」

彼《論》雖無文，傳小乘難：「佛亦記已。如《經》說言：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。』即住法內，自說大乘，惑亂正法。豈非師子之蟲自食肉也！」今應難言：「世尊何故不預分明顯記：『我滅度後，有某甲比丘等，說壞正法，名為大乘。』而總說言『自食其肉』。」

應立量云：「『師子中蟲，自食其肉』教，非定授我記，不分明記故，如記汝『驢披師子皮』教等。」

此義寧知非授汝記！責「謗大乘」，名為「自食」。又汝非我，我不非汝，汝為「自食」。

接下來，我們要看講義的部分。把這八個原因再搭配講義來做補充的說明與學習。

這本講義的標題是「《成唯識論》卷第三」，因為它是出自《成唯識論》當中的內容。《成唯識論》有十卷，這個部分是在第三卷當中的。另外，因為這段內容引用了《莊嚴經論》——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〈成宗品〉——其中的八個原因來做說明，所以這一段內容我就給予一個標題，叫〈大乘是佛說〉。

好，那麼裡面的內容，那個《成唯識論》本論的內容以細明體來顯示，後面窺基大師的解釋以仿宋體來顯示。因為窺基大師曾經為《成唯識論》寫了一本《述記》，所以《述記》就相當是《成唯識論》的解釋。

那我們先看《成唯識論》本論的部分。

首先，「又聖慈氏，以七種因，證大乘經真是佛說。」即是說，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聖慈氏——也就是彌勒菩薩、慈氏菩薩——以七種理由、七種原因，來證明大乘經確實是佛所宣說的。

當然，在這句之前還有一段內容，大致是在簡單敘述《莊嚴經論》的緣起。不過重點是在接下來有關〈大乘是佛說〉這一段。

那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問題了：因為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是講八個原因，為什麼《成唯識論》卻說七個原因呢？因為它將其中的兩個原因合併為一個。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的第五個跟第六個這兩個原因被《成唯識論》給合併為一個——那個「體」跟「非體」是被合併為一個，因此才會變成七個原因，實際上還是八個原因。

「一、先不記故。」也就是說，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說的第一個原因就是「不記」。而《成唯識論》在這個地方只是多一個「先」字，也就是「原先、預先」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佛在原先就沒有對這件事情作預先的授記。

接著論中說：「若大乘經，佛滅度後，有餘為壞正法故說。」

首先，一開始我們作一個假設：假設我們現在所讀誦的《般若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等這一切大乘經，都是佛滅度之後，有其他眾生為了壞滅正法的緣故，而刻意宣說、杜撰出大乘經。

也就是說，假設所謂的大乘經，其實並不是佛說，是佛滅度後由他人所杜撰的。那麼，他們為什麼要杜撰這個大乘經呢？順著對方的立場來假設，某個人他寫了一本經，然後就說這個叫大乘經，那他做這件事的目的，可能是為了壞滅正法。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反詰問。

接著論中又說：「何故世尊，非如當起諸可怖事，先預記別？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大乘經真的是人為杜撰的，並非是佛所說的，那為什麼世尊在世的時候，不像對其他未來將發生的種種可怕的事，而事先給予一個記別呢？

例如，佛在世的時候，有一個小孩子在玩沙。他看到佛來了，就把沙子當成飯菜拿一把說要供養佛。因為這個小孩子他在玩沙的時候，他是在辦家家酒，因此就用沙子當做飯菜在那邊玩。看到佛來了，他就把這個所謂的沙子做成的飯菜表示要供養佛。旁邊的人就制止，佛說：「沒關係，讓他供養。」小孩子就歡喜地把這些所謂沙子做成的飯菜供養佛，然後就又退到一邊，繼續玩他的沙子。這時候佛就授記了，佛說：「這個小孩子以後他會做整個閻浮提的王，然後會護持我的正法。」這位小孩子也就是後來的阿育王。所以說，像這種小事情，佛都會授記。

不只是如此，佛陀對於未來佛法的興衰，也常常會預先授記。例如，佛曾授記將來會有什麼樣的佛弟子，如何來毀壞我的正法？所謂「獅子身中的蟲，自食獅子肉」這一類的。像這類與佛法分裂、正法衰敗有關的重大事情，佛往往都會有預先的授記。

因此，假設大乘經是人為杜撰的，而且目的是為了要壞滅正法，什麼原因佛卻閉口不言呢？其他凡是與佛法流通、正法興衰有影響深遠的事，佛都會授記了，那麼大乘經如果是被杜撰的，而且還是為了壞滅正法而寫出來的，那這個嚴重性非常大，佛怎麼反而都不預先記別呢？

所以說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：既然佛沒有講這件事，代表大乘經並不是你們所想的，是有人為了壞滅正法而杜撰的。恰恰相反，它真實就是佛說。

以上就是《成唯識論》中有關「不記」他所敘述的內容。

接下來看「述曰：」。

這個「述曰」，也就是窺基大師他對於《成唯識論》所作的解釋。通常在本論某一段論文之後，窺基大師開始加以解說時，都會以「述曰」作為開頭。

首先，他說：「謂小乘者說：『大乘經是壞正法者之所說故。』」

這句話，就是窺基大師先告訴我們，有些小乘的佛弟子他就提出「大乘非佛說」這樣的主張。因為他們不認同大乘、反對大乘，所以便提出這樣的主張：「大乘經是壞正法者所說的。」也就是說，大乘經不是佛說的，而是在佛滅度之後，有某些壞正法者他們就講出大乘經、杜撰出大乘經。因此，一開始窺基大師就先為我們說明，所謂「大乘非佛說」是小乘者提出的主張。

接著說：「若爾，何故世尊不預記別？」

現在，就是要來反駁這些小乘論者了。

假設真如你們所說，大乘經是毀壞正法者所杜撰的，那什麼原因世尊在世的時候，卻不預先記別呢？不預先做預言呢？不預先把這個事講出來呢？不合理嘛！因為佛陀他講出正法之後，他自己也要守護正法嘛！總不會說佛把正法講出來之後，至於這個正法將來怎麼樣怎麼樣，不關我的事了，你們自求多福。難道佛會是這樣的態度：你們眾生要嘛就學習、要嘛就不學習，你有福報你就學習，沒有福報就不學習，那將來正法假設被毀壞了，也不關我的事。當然不是。

我們在經中都一再看到，佛每次講完經之後，會不斷囑咐諸大菩薩將來要如何去守護；也會交代阿難尊者你要把這個正法好好的結集，讓他能夠廣為流通。由此可見，佛是很負責任的，不但宣說正法，也守護正法。因此，如果大乘經是壞正法者所編造的，佛怎麼不會預先記別這個事呢？這顯然是不合理。

接著又說：「如當有可怖事，皆先記別故，如『分十八部、滅正法』等。」

也就是說，只要未來將出現某些種種可怕、令人怖畏的事情，佛都會預先記別、預先授記。就好像「分十八部、滅正法」這些事。

這個「分十八部」，是指佛滅度，在經律論三藏結集完成之後，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都相安無事，大家都共同地遵循大迦葉尊者、阿難尊者等所結集的三藏來學習、來修行。可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就開始分裂了，大家對於佛說的法以及對於持守戒律這個事情有不同意見，就開始慢慢的分裂，不斷不斷的分裂，分裂到最後形成十八部，或者像一般我們講小乘有分為二十個部派，這個就是「分十八部」的意思。

實際上這件事佛他最初就有授記了。佛在世就有預言這個事情：「我滅度之後，佛弟子將會分裂，最終分裂成十八部。」

其次，這個「滅正法」，是指佛他也曾經預言說：「我將來滅度之後，會有佛弟子行滅正法的事。」包括說：有外來國王會來毀滅三寶；有惡國王信奉外道、不信奉三寶，他就來毀滅正法；還有包括佛弟子本身毀滅正法。像這些事情，佛都有預先授記。

可是，如果大乘經真的是「壞正法者」所杜撰的，那麼為什麼佛卻閉口不言，都沒有講話，也都不預先說這個事呢？因此可見，你們小乘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、「大乘是壞正法所說」，這其實是不合理的。

接著窺基大師又說：「《莊嚴論》言『一、不記』故，無『先』字也。」

《莊嚴論》中所說的是「不記」，無「先」字也。這個地方是窺基大師的補充說明，他說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針對第一個原因是講「不記」。

我們讀《莊嚴論》本論的時候，第一個理由就叫「不記」，並沒有「先」這個字。也就是說，《莊嚴經論》講的是「不記」，而《成唯識論》卻說「先不記」，多了一個「先」字。《莊嚴經論》並沒有「先」這個字。

接著又說：「顯揚同此。」

這個「顯揚」是指《顯揚聖教論》。「同此」是指跟《成唯識論》相同，也同樣使用「先不記」這樣的敘述。因為《顯揚聖教論》也有針對「大乘是佛說」提出一些相同的主張，大部分內容都是引用自《莊嚴經論》，因此，《顯揚聖教論》也是一樣，同樣採用「先不記」來敘述。

然後底下窺基大師他又繼續說明：

應立量云：「諸大乘經若是壞正法者說，佛先應記（宗也）。汝說『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』等故（因也）。如正法滅事等（喻也）。」

「應立量云」這句話的意思是：應當建立一個「比量」來作論證。

這個「量」是什麼概念呢？所謂的「量」，就是指我們認識事物跟道理，判斷它是真實或者是虛妄的一個依據。換句話說，對於這個事物、這個道理到底是真或者是虛妄不實，我們總要有一個判定的標準，那麼這個判定的標準就稱為「量」。

這個「量」在佛法當中分三個，也就是我們常常學習到的：現量、比量跟聖教量。

何解「聖教量」？

凡是佛所宣說的法，就可以作為一個標準、作為一個依據。因為佛所說是真實不虛妄，佛說「有」就是有，佛說「沒有」就是沒有。因此，佛所宣說的法就可以作為一個標準。

除了聖教量之外，最主要的就是「現量」跟「比量」。

何解「現量」？

當我們對外在一切事物道理的認知，是不用經過任何的分別、思考，而是直接如這件事的真實而感知。也就是說，這是一種對於外在種種的物件很直接、很如實地去感知它，這個就叫「現量」。

最簡單來說，例如一尊佛像現在就擺在我眼前，我就直接地如它的真實去感知它，這個就叫「現量」。可是也有一種情況是說，雖是眼前所見，可是並不是現量。好比說我的眼睛出問題、有毛病了，然後就看見空中有一朵花在飄，或者說看見空中有一個小黑蚊在飛。雖然你確實看到有一朵花在飄、有一隻小黑蚊在飄，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件事，這種情況其實是一種錯覺，因此不能稱為「現量」，而叫做「非量」。因為真實來講並沒有那個東西，只是因為我的眼睛出了問題，才會有這種虛妄的感覺說空中有花漂浮或者有小黑蚊在飛。所以，必須是一個真實事、真實的物體，我直接客觀地去感知它，這個就叫「現量」。

何解「比量」？

根據已知的知識，或者已知的經驗，經過邏輯推理之後，來認識未知的、未現前的事物，這個就叫「比量」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根據已經了知的經驗與知識——可能我在其他地方有學習過什麼什麼樣的知識，或者說我本身有什麼樣什麼樣的經驗——再經過邏輯去推理，推理出尚未認識、尚未了知、尚未現前的境界與事物。簡單講，就是用「已知」來推理「未知」，這個就叫「比量」。

那麼這個地方，窺基大師他講「應立量云」，他的意思是說：我們應當要來做一個邏輯推理，我們針對這件事來做一個邏輯推理。因為後面要學習的內容，他講到邏輯推理的一些觀念，因此有關這個邏輯推理的內容要先來作一點基礎說明。

在世俗學問中，也有一套邏輯推理的方式。譬如，在古代的希臘，就有一個哲學家叫亞里斯多德，他就提出「三段論」的推理方式。那麼三段論的推理，就包括有：大前提，小前提，結論。

首先，要有一個「大前提」。

大前提是通用的原則，換句話說也就是指廣泛的、普遍的、適用於一切的一種原則。舉一個例子：「凡是人都會死。」這就是一個通用的原則。只要是人，就一定會死亡。

其次，是「小前提」。

小前提就是把前面那個通用的原則，縮小為某一個個案或事實上。好比說：「孔子是人。」孔子是一個人，這沒有問題，可是它只限定在孔子這麼一個特定的人。

接著，便能透過大前提與小前提，推導出一個「結論」。

結論就是指經過邏輯的推理而得到的一個結果。例如，只要是人都會死，孔子是人，所以得到一個結論：孔子會死。

這就是所謂三段論的邏輯推理。

那麼，在佛法當中，則是用因明的方式來建立邏輯推理。所謂因明，就是透過「宗、因、喻」三個部分來成立論證。因此，因明其實就是佛法中邏輯推理的理論。

所以窺基大師他在這個地方才會說「應立量云」——應當要來建立一個邏輯推理。也就是說，針對「授記」跟「大乘經是佛說」這件事情，我們要透過比量的方式，建立一個完整的邏輯推理，所以才講「應立量——應當成立、建立一個「比量」。

那麼，這個比量、這個邏輯推理要怎麼去進行呢？首先他說：「諸大乘經若是壞正法者說，佛先應記（宗也）。」

意思是說，如果大乘經真的是壞正法者所說的，佛就是應當先記別、預言這個事情。

這句話後面有一個括弧，「宗也」。也就是說，在佛法因明學當中有關邏輯推理的理論是用三個方式，而這一句屬於「宗」。

這個「宗」代表什麼？「宗」就代表一開始我們所提出的命題或者主張。一開始我們先建立一個題目、建立一個主張，這個叫「宗」。某種程度來說，這個「宗」其實也可以等於是我們的結論。只是我們在一開始，我們先提出一個主張：「一切的大乘經，如果是壞正法者所說的，那麼佛在世的時候就應當先給予記別、給予預言才對。」這個叫「宗」——亦即所建立的命題。

接著又說：「汝說『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』等故（因也）。」這段叫「因也」。

「因」是什麼？「因」，就是理由。也就是用來成立前面「宗」的一個理由。當然這個地方是窺基大師他所設立的邏輯推理。窺基大師他就說「汝說」——你們小乘自己這麼講。這個「汝」是指你們小乘。依照你們小乘論者自己的說法：大乘經是「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」。

所謂「自法內」，就是佛法內部，也就是佛弟子本身。「廣壞正法者所起」，就是說佛弟子裡面，有一些想要毀壞正法的人，刻意杜撰出大乘經。

這一段內容也就是說，你們小乘的佛弟子自己這麼主張：大乘經是在佛弟子當中某些想要廣泛破壞正法的人，所發起的、所杜撰出來的等等。

也就是說，窺基大師便把小乘論者的這些敘述，拿來做成立這段主張的原因理由。

這個叫做「因」。那麼這當中的關聯性是什麼呢？

因為你們小乘論者主張：「自法內廣壞正法者所起。」現在，我就拿你們的主張，來作為成立我主張的理由。因為如果真如你們所說，大乘經是「壞正法者」所宣說的，那麼我的主張便是：「佛應當要授記、預先預言這個事情。」因此，在因明論證中，這裡就有一個要成立的「主張」（宗），還有一個支持成立這個主張的「理由」（因）。

其次，三支論證的最後一步，「喻」：「如正法滅事等（喻也）。」這後面括弧所標示的「喻也」，就是比喻、類比。

在佛教因明（邏輯推理）的形式，通常就是用一個「宗」、用一個「因」、再加上「喻」，透過「宗、因、喻」這三段來進行推理。「喻」，就是舉出一個相似的例子來加以說明。

這裡，窺基大師便以「如正法滅事等」——好像正法滅相關的事情，佛當初都有預先授記——來做類比。也就是說，佛都有預言將來會有滅壞正法的事情，大乘如果是壞滅正法的人所做的，那就等同於這個人他杜撰出大乘經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正法滅，可是佛雖然曾經也有預言正法滅的事情，但是佛預言正法滅並不是這樣預言的：「將來有人會杜撰大乘經來壞滅

我的正法」——佛沒有這樣講。佛反而是說有某些佛弟子如何如何來毀壞正法，可是佛當初在預言這些事的時候，並沒有提到「有人杜撰大乘經」這樣的事。

因此窺基大師他這一段「應立量云」的內容，其實就是要透過完整的邏輯推理，從中去瞭解到底哪一方的說法合理、哪一方的說法是不合理。我們現在就將整個論證再整理說明。

一開始我們要先提出一個主張（宗）：

假設大乘經真的是壞滅正法者所說的，而且目的是為了壞滅正法，那麼佛就應當先授記、預言這個事情。

好，什麼原因呢？我就用你們小乘的主張（因）：

因為你們小乘論者自己就說，大乘經是佛法內部那些想要廣泛毀壞正法的人所發起、所宣說的。既然這是你們的主張，我就用你們的主張來做我的理由。

然後我就提出一個相同的例子（喻）：

例如佛陀當初有針對很多事情做預言，包括佛陀過去曾對未來「正法滅」的事也都有事先作過預言。

最終結論：

可是佛卻沒有預言「大乘經是杜撰的」，佛沒有講這個事情。既然壞滅正法這麼嚴重的事佛都預言了，而你們又主張大乘經是壞滅正法所行、所做的事，可是佛卻沒有預言「大乘經是壞滅正法的人所寫的」這件事。由此可見，大乘經並不如你們所說是壞滅正法者所杜撰出來的。因此我可以用這種推理的形式來否決、反駁你們小乘的佛弟子所主張「大乘經是壞正法者所說」。

窺基大師他希望透過這樣的推理、邏輯，來反駁小乘的不合理，進一步成立「大乘真實是佛說」。因此每當窺基大師要開始進行這類推理之前，他都會先講一句「應立量云」，就是應當成立一個「比量」。所謂「比量」，正如前面所說，就是用「已知」的事情與道理去推測「未知」，所以它其實就相當是邏輯推理的一個概念。窺基大師便藉由這樣的邏輯推理來了知：大乘經並不如小乘論者所主張的那樣，為了壞滅正法然後而被杜撰出來的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5講）